

最轟動的科幻電影小說

異形

景

翔

譯

照耀明日的書12

艾倫·迪恩·福斯特
景翔譯著

異

形

照耀明日的書
12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照耀明日的書 12 異 形
(ALIEN)

著 者・艾倫・迪恩・福斯特
(Alan Dean Foster)

譯 者・景 翔

發行人・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子

總編輯・黃海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民和大厦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 6-74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 108948 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茂麟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302—8508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再版

1980年3月再版

特 價：6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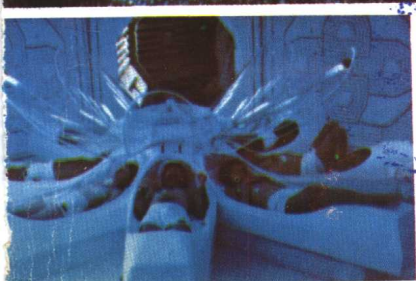
缺頁破損，保證換書

侵害版權・依法嚴究

►「諾斯楚莫」號中船員集合
一處待命行動。



▲三名船員離開探測小艇，冒著惡劣氣候
尋找訊號來源。



◀船員們躺在精心設計的冬眠槽中休息。

第一章

七個做夢的人。

你必須要瞭解的是：他們並不是以做夢爲職業的人，那種人的薪水很高，特別受尊敬；因爲很多人在找有這一類才能的人。但是這七個人卻和我們大多數的人一樣，他們做夢的時候既不費力，也沒有什麼規則可循。以做夢爲職業的人，他們的夢能够記錄下來，重新放映出來娛樂別人；其要求相當的高，要有能够控制半意識狀態下創造衝動的能力，要有很好的想像力，而二者要能兼得卻是很難的事。一個以做夢爲職業的人可以算是所有藝術家中最富組織性，卻也要能最爲自然，能將各種概念曲折有致的編織起來，而不能直接或笨拙得像你我，或是這七個沉睡的人一樣。

在他們幾個之中，蕾普麗可算是最富這種潛力的一個，她有點天生做夢的才能，想像力也遠超過其餘的人，但是她缺乏的是真正的靈感，也缺少那些以做夢爲職業的人所有的那種有力而成

熱的思想。

她很擅長於倉庫和貨櫃的安排，長於把某種貨品放在某一處，或是點收貨單；但是她這套存檔制度在她的思想倉庫中卻不管用，希望與恐懼，既有的看法和半創造出來的東西，彼此都混亂在一起。

蕾普麗事務官需要的是自制力，那些粗糙而未經修飾的思想就在她意識層下等着被引發；只要再下點功夫，只要再對自己多有所認識，她就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以做夢爲職業的人。至少她自己偶而會有這樣的想法。

達勒斯船長看來很懶散，但卻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組織力的一個，也不乏想像力，他的鬍子就是最好的證明。沒有一個人會留着鬍子躺進冰櫃的，只有達勒斯才會這樣，他不止一次向那些好奇的同伴解釋過，說那是他的一部份，這把留了很久的鬍子是不會和他分開的，就像他不會捨棄他身體任何其他一部份一樣。達勒斯主宰着兩件東西：這艘太空商船「諾斯楚莫號」，和他自己的身體。這兩者不論在夢中或在醒時都要保持完整。

所以他既有組織力，也有相當的想像力，但是一個以做夢爲專業的人卻需要更多的想像力，而即使組織能力多得不成比例，卻也補不過來。達勒斯和蕾普麗一樣不是能以做夢爲專業的材料。

甘在思想和行動上都不像達勒斯那麼有控制力，而他的想像力更少。他是一個很好的行政官

，但絕對做不到太空船的船長，因為那需要相當的衝勁和統御力，而這兩者都是甘所沒有的。他的夢和達勒斯的比起來就像是一些透明而毫無形體的陰影，而甘和船長比起來也像是一個微弱的回聲一樣。但這一點並不會讓他討人喜歡，只不過要以做夢為專業的人必須有一份額外的精力，而甘的體力大概只够維持他日常的生活。

派克的夢境並不叫人討厭，但也不像甘的夢那麼好，他的夢完全沒有想像力，太專門化了，很少有人性，不過對一個太空船的輪機官來說，又能怎麼樣呢？

那些夢雖然很直接，有時甚至很醜陋，但是在清醒的時候，就算這位輪機官很生氣，在他心裏的這些惡劣情緒也很少表現出來，反而深埋在他的靈魂深處，隱藏得很好。他們只看到淨化過之後的派克，從來想像不到在他內心深處的一切。

說起來藍柏倒常常是別人的夢中人，在沉睡之中，她所夢到的都是星系之間的航程圖，為了考慮燃料而引起的貨物裝卸問題，在這類的夢境裏偶而會有些想像的東西，卻也不是那種會使人感到興奮的。

派克和布萊常常會想着他們和她之間有些什麼關係，而他們對於類似貨物裝載，以及對於實際航行的某些看法，如果被藍柏知道了的話，一定會使她大為憤怒的。這種事情他們只能藏在心裏，收在他們的白日夢或夜晚的夢境裏，以免惹她生氣，藍柏是不可以得罪的，她是「諾斯楚莫

號」的導航官，要由她負責讓他們能安全的回家，而回家却是所有的人最感興奮和最渴望的一件事。

布萊的職位只是輪機員，這意思就是說他和派克一樣聰明，一樣有學問，只不過年資不夠。這兩個個人搭配在一起很奇怪，在外面人看起來他們倆截然不同，但是他們卻很順利的能够一起相處和工作，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好朋友和好夥伴，大部份原因是布萊從來不去干擾派克的想法。這位輪機員不論在外表或說話上都很嚴肅而冷淡；派克卻口若懸河而非常的快活，爲了一點小小零件的障礙，他可以罵上好幾個鐘點，一直罵到最早由礦裏開出來的稀有金屬爲止。而布萊卻會在一邊很有耐心的回答說：「對。」

在布萊說來，這一個字並不只是表示意見而已，也是對自我的認可，因爲對他來說，沉默是最乾淨的一種溝通形式，而多嘴的人都有點精神不正常。

還有一個人叫艾西，艾西是太空船上的科學官，而他的夢並不是因爲這個才很奇怪，是奇怪得特別，而不是奇怪得可笑。在所有的人員裏，他的夢是最有組織的，在所有的人裏，他也是夢境和他清醒的時候最接近的一個。艾西的夢境裏絲毫不含幻想。

如果你真認識艾西的話，這一點就毫不足奇了，不過他的那些同事都並不真正瞭解他，艾西對自己卻認識得很清楚。如果你問他的話，艾西就會告訴你他爲什麼不能成爲一個以做夢爲專業

的人，但從來沒有一個人想到過要問他，雖然這位科學家比其他人更覺得以做夢為專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噢，還有一隻貓，名字叫琼斯，一隻非常普通的、養在家裏的貓，或者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說是養在太空船上的貓。琼斯是一隻很大的黃色公貓，血統不明，有獨立的個性，已經習慣於乘坐太空船航行，以及那些在太空中航行的人的特異個性。現在牠也在冰櫃裏睡着，做着很單純的夢，夢見一些溫暖而黑暗的地方，還有在地心引力控制下的老鼠。

在太空船上所有做夢的人裏，牠是唯一覺得滿足的一個，雖然並不見得那麼天真無邪。

可惜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可以做以做夢為專業的人，因為在他們的工作時間裏，每一個人做夢的時間都遠超過幾十個其他的專業人員。雖然他們做夢的速度因為受到冰櫃的影響而減慢了很多，由於需要使做夢成為他們的本業，因為一個在太空中航行的太空船人員在冰櫃裏除了睡覺和做夢之外，什麼別的事情也不能做，他們也許永遠不能成為以做夢為專業的人，但他們很久以來在這方面已經很有成就了。

他們一共有七個，七個人在靜靜的等着一場噩夢。

說起來「諾斯楚莫號」也算是具有某種意識，卻沒有做夢，既不必做夢，也不必儲存在冰櫃裏。如果他真會做夢的話，所有的夢境一定也相當的簡短，只會急速的閃過，因為這條太空船是

從來不會睡着的：他工作，維護，要讓在船上的工作人員永遠比死亡超前一步，而死亡跟隨在冰冷的睡眠之後，就像一隻灰色的巨大鯊魚在海上追着一艘船。

在這艘沉靜的太空船上，處處可以看到「諾斯楚莫號」上永不休止的警醒狀態，柔和的警聲和各種儀表上的燈光穿透了整個的船身，用各種感應器來檢查每一個線圈，每一根支桿，船身外也有感應器，接收整個宇宙的蠕動，這些感應器都連接在一個電磁反應器上。

「諾斯楚莫號」電腦上的一部份就特別用於過濾這個電磁反應器上所感受到的一切，澈底的加以消化，用檢查分析的結果做成決定。始終在休止狀態的儀器中則有靜止的線圈在使電流規則，每逢這樣的時候，一組組明亮的小燈就會閃起來，像是這艘金屬太空船上的呼吸。

一陣響亮的嗶嗶聲響起，不過只有一些人工的機器聽到和反應，這種聲音在「諾斯楚莫號」上面已經有很久沒有聽到了，這表示有意外情況發生。

在這一陣因為激起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嘈雜和反光之中，有一間很特殊的房間，在這間白色金屬做的房間裏，有七個以雪白色金屬和塑膠做成的蛹。

這個小房間裏充滿了一種新的聲音，是一陣爆炸似的放氣的聲音，使室內充滿了可以呼吸的新鮮空氣。人類心甘情願的讓自己置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信任像「諾斯楚莫號」這樣的金屬神祇，在他自己無法安排的時候供給他們呼吸用的新鮮空氣。

電腦測驗過新輸入的空氣，認為適合於像人之類的有機體生存。又有一些燈閃了起來，很多線路也接通了，那七座冰櫃的蓋子就這樣打了開來，躺在裏面那些像毛毛蟲似的形體則都顯露了。

看過他們的夢境之後，「諾斯楚莫號」上面的七位人員看來實在遠不如他們還在沉睡的時候。首先，他們全身都是濕淋淋的，因為原先在冰櫃裏他們身體的四周都放滿了用以維生和防腐的液體，而不管對他們身體多有好處，任何黏黏的東西總是叫人難過的。

第二，他們都赤裸着身子，而這種液體實在無法取代那種叫做衣服的東西。

「老天，」藍柏喃喃的說道，帶着一副很難過的表情把她肩膀和身體上的液體擦去。「真冷死了，」她跨出了用來裝活人而不是裝死人却像棺材似的冰櫃，在旁邊一個櫃子裏摸索着，從那裏找出一塊毛巾來，擦去她兩腿上那些透明的液體。

「電腦老媽在把我們放出來之前為什麼不可以先把船弄暖一點呢？」她現在在擦腳，一面在想她把衣服放在什麼地方了。

「妳知道爲什麼的，」派克正忙着擦他自己又熱又黏的身子，根本沒時間去看那個赤裸裸的導航官。「這是公司的規定，要節約能源，換句話說，也就是公司太小氣了，他們覺得爲什麼不等到最後一刻而要浪費能源來暖這個房子呢？再說，反正每次醒過來總是會冷的，妳知道冰櫃把

妳體內的溫度降到什麼樣的程度。」

「不錯，我知道，可是還是冷得很啊。」她咕嚕道，心裏却明白派克說得一點都不錯，只是她不願意承認，因為她對這位輪機官向無好感。

他媽的，老媽，她看着自己手臂上的雞皮疙瘩想道：趕快讓我們熱一熱吧。

達勒斯也在用毛巾擦身子，把身上的液體吸乾，盡量不去看其他的人看不到的那個東西。他還沒有從他自己的冰櫃起來之前就已經注意到了，因為在太空船上就是這樣安排的。

「工作就會很快的讓我們的身體暖起來了，」藍柏咕嚕了幾句聽不清楚的話，「大家趕快就各人的工作位置，我相信你們都記得公司付錢給你們是要你們做什麼，而不光是讓你們睡覺的。」

沒有一個人笑，也沒有一個人答理。派克看了看他那位坐在冰櫃裏的夥伴，「你早啊，還活着吧？」布萊。」

「嗯。」

「算我們運氣好，」這話是蕾普麗說的，她伸了個懶腰，姿勢比其他的人都漂亮得多。「真高興知道我們這位話最多的老兄還跟以前一樣多話。」

布萊只微微一笑，什麼也沒有說。他的話就和他所負責的機器說得一樣多，也就是根本不說。

。這是他們人員之間所流傳的笑話，碰到這種時候大家都會笑，但不是嘲笑他。

達勒斯正在向兩邊轉動身子做運動，兩肘高舉，兩手交握在胸前，他覺得好像他自己全身久未使用的肌肉都發出了響聲，腦子裏只想著那盞不停閃動的黃燈。太空船就是利用那盞小燈來告訴他們說之所以喚醒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到了旅程的終點，他已經在想究竟原因何在。

艾西坐了起來，面無表情的四下看了看，由他臉上的樣子看來，就好像還沉睡未醒。「我覺得好像死了一樣，」他兩眼望著甘，那位行政官打了一個哈欠，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艾西個人覺得實際上這位行政官很喜歡睡大覺，如果情況允許的話，恐怕都願意睡一輩子。

派克並不知道這位科學官有什麼樣的想法，卻望著他很開心的說道：「你看起來也像死了一樣。」他知道他自己也好不了多少，這種沉睡會使肌肉和皮膚同樣的感到疲勞。他把注意力轉到甘那邊，那位行政官終於坐了起來。

「能醒過來真不錯，」他眨了眨眼睛。

「這話可別跟我們說，只有你一個人花了那麼長的時間才醒過來。」

甘一副很傷感情的樣子，「這話太過份了，派克，我只是比你們慢一點而已。」

「不錯，」這位輪機官沒有再多討論這件事，卻轉身去望著正專心研究什麼東西的船長，「在我們下去以前，也許我們最好再討論一下獎金的問題。」

布萊從醒過來之後這才第一次表現了點熱心的樣子，「對。」

派克一面把靴子穿上，一面繼續說道：「布萊和我認為我們也應該拿一整份，除了薪水和利息之外，也應該為我們成功的完成任務而拿一份獎金。」

達勒斯不禁在心裏暗想道，至少他知道這場沉睡還沒有傷着他這兩位管輪機的人員，醒過來還不到兩分鐘，就又開始抱怨了。

「合約上規定的錢你們兩個都拿得到，不會多也不會少，就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樣。」

「其他所有的人都拿得比我們多，」布萊輕聲的說道。在他來說，這麼長一句話就等於是一篇演說了；不過這話對船長却沒有起什麼作用，他現在沒有時間管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也沒有時間跟他們玩這種半認真的鬭嘴遊戲，他全付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個不停閃亮的小燈上，把其他的一切都排除了。

「其他每個人都該拿得比你們兩個多，有什麼話你們直接跟公司講去吧，現在趕快下去。」

「跟公司去講，」派克不高興的咕嚕道，一面望着布萊由水櫃裏出來，擦着他的腿。「那還不如直接去跟上帝交涉。」

「一樣的，」布萊正在檢查他水櫃上一盞燈光很弱的指示燈，他雖然還沒有完全清醒，赤裸的身上還留有未曾擦乾淨的液體，却已經在忙着工作了，他是那種拖着斷腿還可以走好幾天却受

不了廁所不通的人。

達勒斯船長動身向電腦間走去，一面扭頭叫道：「那個把那隻貓弄出來一下。」

蕾普麗把那又軟又黃的東西從水櫃裏撈了起來，她露出很傷心的表情，「你不必這麼冷冷淡淡的，」她很愛憐的摸着那隻全身濕透的小貓，「這可不是一件配備，琼斯跟我們一樣是船上的一員。」

「程度還超過某些人呢，」達勒斯正望着現在已經穿戴整齊向輪機房走去的派克和布萊。「他可不會在我難得清醒的這幾個小時裏跟我抱怨薪水或是獎金的事。」

蕾普麗把那隻貓包在一塊很大的乾毛巾裏，走了開去。琼斯有點不穩的咕嚕着，很神氣的舔着身上的毛，牠已經有很多次從沉睡中醒來的經驗，雖然給人抱着是很恥辱的事，目前牠還能忍耐。

達勒斯已經擦乾了身子，他按了下水櫃底下的一個按鈕，有個抽屜就悄無聲息的滑了出來，抽屜裏放着他的衣服，還有一些私人的物件。

在他着裝的時候，艾西走了過來，站在他旁邊。那位科學官壓低了聲音，一面扣上了身上乾淨的襯衫。

「老媽要跟你談談，」他低聲的說道，一面朝附近懸在空中的控制臺上不停閃爍的黃燈點了

點頭。

「我一醒來就看到了，」達勒斯穿上襯衫，「亮黃色的，是注意，不是警告。不要告訴其他的人，如果真出了什麼嚴重的問題，他們馬上就會知道的。」他加上了一件沒有燙好的棕色夾克，沒有拉上拉鍊。

「不管是什麼事，不可能很壞。」艾西的話聽起來充滿了希望，他又朝那一直不停閃爍的黃燈指了指。「是黃的，不是紅的。」

「目前是如此，」達勒斯不是一個很樂觀的人，「我倒希望醒過來的時候看到的是一盞很漂亮的綠燈。」他聳了下肩膀，盡量讓自己的話聽起來像艾西一樣的充滿希望，「也許是我們的食物供應站出了問題，想想那種所謂的食物，這樣說不定倒是件好事。」

他想笑一笑，可是却笑不出來。「諾斯楚莫號」不是人，不會跟船上的人員開玩笑的，如果沒有很好的理由，也絕不會用黃色的警告燈來把他們從沉睡中喚醒，而自動供食機出了問題並不是什麼大事。

暖，也好，在除了睡覺什麼事也不做的過了幾個月之後，需要他來勞累幾個小時，他也沒有權利抱怨什麼……

中央電腦室和「諾斯楚莫號」上其他的房間有一點不同，到處都是小燈和顯示幕，螢光幕和

各式的儀表，讓人覺得好像是一場瘋狂的大宴會，裏面裝飾了無數的聖誕樹。

達勒斯坐進了一張厚厚的皮墊轉椅裏，考慮着該怎麼進行。艾西坐在主資料儲存庫的對面，扳動着所有的控制開關，他的動作很快而輕鬆，完全不像一個剛剛從沉睡中醒過來的人，這位科學官操作機械的能力是沒有一個人比得上的。

達勒斯常常希望自己也能做到這一點，他才沉睡初醒的時候還覺得有點昏昏然。他在控制臺上打出了信號，螢光幕上露出了一些扭曲的形象，然後變成了清晰可讀的字句。達勒斯仔細的看了看那些字句，發現正是標準用語：「準備資料顯示及詢問。」

太空船也認為他這個信號可以接收，而老媽的回答來得很快：「控制資料縮影總表。」在這個大標題下出現了一行行供查考的資料縮影總目。

達勒斯仔細的看過那一長串清單，找到了他所要的那一段，在字鍵上打出「優先指令」。

「準備接受詢問。」老媽的答話來了。電腦由程式規定的答話多半是很簡潔的，老媽也不例外。

達勒斯倒不在乎這一點，他也不想多說什麼。他很快的在字鍵上按着：「怎麼回事？老媽？

」然後等着……

「諾斯楚莫號」的舵房實在不能說大，只不過不像太空船上其他的艙房那麼讓人有壓迫感，